

顯微鏡下之醒獅派

中國青年社叢書第六種

每冊一角三分 合購百冊七元

這是蕭楚女君所給與醒獅周報第一期至第五十期的總批評，分二十七節，均用純事實，或即就醒獅周報自己的材料，以說明醒獅派之謬妄，文筆簡明有力，讀者大可就國家主義者與共產黨人雙方主張比較觀之，那便醒獅派之醜態與野心，自無施展的地方了。

中國青年社

要

『國家主義的教育』！
『有幾個是實行家』？

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獅派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問題』與醒獅派之原形
請看醒獅派之『誠實』！

什麼是『本國文化』？

『蘇俄走狗』的答覆
『滅殺對外的戰鬥力』？

專政問題

中國今日之勞資階級

世界的平民不能聯合麼？

民族主義問題

顯微鏡下之醒獅派

一 「國家主義的教育」！

醒獅第一期，平公論「內亂與教育的根本問題」，最後的結論說：「在無宗旨無氣節之教育家之下無教育」。又，第二期，曾琦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釋義」，說「國賊之種類」有「（卯）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未）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愿。」以醒獅自己所說的去衡量東南大學底教育，衡量郭秉文蔣維喬等之爲人；我想主張也總要承認在東大之下無教育，承認郭蔣等是「國賊」吧？謂予不信，請看左舜生君在醒獅第十八期上「論東大事答客問」中說：「照我們底觀察，中國的政黨並沒有侵入教育界，但教育界自身却是已經有了黨了！」他們避黨之名，居黨之實，把持教育機關，操縱教育團體，進一步，利用報館，聯絡銀行；再進一步，勾結軍閥，假借外力；虛名所在，譬如讓之名流，實利所在，必暗中飛躍，決不放過。然而今年暑假少年中國學會在南京開年會，同人研讀培系以教閥勢力迫脅鄭謙，使蔣維喬擢得東大代理校長之時；蔣怕他們——曾琦、李璜、陳啓天、余家菊等搗亂，連忙請他們講演，表示願聘他們爲「教授」。當時有人問他們答應沒有研究（一），頗知實力所在，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同人正在靜觀變化，研究學

機械把持之術（注意！），究竟如何……。」——左舜生却直勸李璜受聘，說：「我們是受的東大的聘，與蔣維喬個人不相干！」（此語係他們同派的國家主義者穆濟波先生當面告訴我的）於是九月十日時事新報「教育界」中在「東大教授除秉志、陸志韋……陳逸凡、徐祖謙等數十人外，茲聞下期各科系又已聘得教授二十餘人，均國內名碩……」之下，緊接着就有「余家菊」先生（教授教育概論等科）之名了！又，醒獅第四十一期上載「國家教育協會」簡章，第六條說：「本會會員對於本會有下列各種權利……（乙）於相當『機會』時介紹職業……。」

喝呼（這是曾琦先生的老調子）——「國家主義的教育」！

二一 「有幾個是實行家」？

李璜先生在醒獅第八期上，解釋他所主張的「國家主義的野戰法」，並舉出這野戰法底「屢屢生了效果的」「先例」是：「同盟會在光宣之際，對於滿清便取這個手段……當時只有幾十個鐵血男兒不安於現狀，認定滿清非倒，漢族必無翻身之日。他們便不惜頭顱，每省分幾個去做鋤奸運動。諸君當然記得徐錫麟，諸君當然記得唐才常，諸君當然記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今天恩銘被炸，明天李準被炸，從北京以至廣東，無處不有炸彈之聲……辛亥革命只是幾個人一閩，各省總督便紛紛逃竄，滿清便遜了位。這個功是要歸之於做暗運動的諸先烈，先把滿清二百多年的天下弄成了個危局，滿清多年豢養的走狗弄得「譚虎色變」，所以一聞武昌起義，大家便跑了！」李璜先生這種野戰法，在我們不但不敢贊成

——並且還要反對。不過李璜先生既然『算來算去只有這一條路纔打得通』，若他能自己就去做這『鋤奸』運動，我們却亦不能不予以一種客氣的贊成。在一切的革命方法中，只有『暗殺』方法，要算是最簡單而又最容易隨着個人的意志去實施的了。他既然不要大的羣衆組織，又無須乎多的金錢設備。所謂『伏屍一人，流血五步。』——只要實行者有一個『決心』便夠！但是，李璜先生——乃至國家主義派主張暗殺的一切先生們，現在所在的地方，該有幾多『奸』？不說別的，只說李璜先生現在武昌師大教書，國威蕭耀南不就在他底眼前麼？李璜先生說：『我不相信同盟會諸烈的精神至於今日便一點兒也不存在』是的，我也不相信！李璜先生正可以『自身』去『不惜頭顱』，爲我們證實這個『不相信』呀！李璜先生！我們當然記得徐錫麟，記得唐才常，記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將來或許尤其要記得你這個『李璜先生』！不過我們却在單純的記得之外，還記得徐錫麟、唐才常，以至七十二烈士們，在他們尚未實行暗殺之先，並沒有像李璜先生這樣大貼仁丹廣告。李璜先生！革命是危險的，他不但要犧牲博士飯碗，而且還要犧牲學者底性命；他並不像『法國文學史』可以隨便談談，由你提倡一個什麼『未來派』『大大派』就可算事的。呼喊革命呼喊暗殺的人，應該站在革命暗殺的尖兵地位！像李璜先生這樣居在武昌，眼望着蕭耀南摧殘武漢愛國運動，幫助英日帝國主義者作梗——眼望着『強權』『國威』張牙舞爪，却連攻擊他們的文章都沒有做過一篇在醒獅上發表，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拿出去與國賊一見！暗殺！鋤奸！所謂『以智識階級爲中心領導的全民革命』原來就是如此！——醒獅第二期，李璜先生底同志靈光先生說得好：『中國目前不少新文化大家，乃聖魔

張什麼主義大家，說來都未嘗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結果一般青年都被他弄得一蹋糊塗。我在各種詩文乃至演說中讀過不少……「推倒軍閥、暗殺、手鎗、炸彈」一類的話；但試問作過這些詩文，乃至於說過這些話的人，有幾個是實行家？自己不去實行，只是空口說白話；那麼他的主義，他的主張，再如何正大，他的方法，再如何良好，又誰肯聽他的引導呢？」我們希望李璜先生，好好地接受靈光先生這個教訓！我們『俄國走狗』靜待李璜先生為我們排演他自己底拿手好戲——鋤奸暗殺！我們曉得現在有許多安那其，也正在那裏悶氣不做聲的主張暗殺；所以我們又希望醒獅派尊重自己，不要待得人家做出來了，却引為是『醒獅銷數達到一萬餘份』的效力！

三 曾琦自己打耳刮子——甘脆而且響亮！

醒獅第七期，曾琦在『評國民黨對於時局之宣言及其態度』中說：『該黨之所極甚是，而所行則非，手段往往與其目的相反，歷來之失敗坐此；吾人實為惜之！竊以為該黨果欲實踐所言，則對內宜與一切軍閥斷絕關係，而專力於民衆之組織；對外宜與一切列強斷絕關係，而絲毫不假外援。換言之，即實行吾人（注意！）夙所主張之「對內的非妥協主義」與「對外的非親善主義」是也。』但曾琦老先生，却又在醒獅第三十五期『外抗強權之戰略』中，列舉抵抗強權之方法：

5
（甲）抵抗武力侵略

（一）認定大敵，先排一國；

（二）聯絡與國，以夷制夷；

（B）

（三）援助弱小民族以厚我聲援；

（四）勾結敵國在野黨以擾其內部。

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獅第三十七期『國人宜斷絕兩種無聊的希望』中，却又說『若夫希望外人仗義，尤爲無聊之極……吾人只能冀各國因利害衝突而互相牽制，萬不可呼將伯於列強，希望他人之仗義，而轉自懈或同仇敵愾之心也！』至於各國之『勞動黨』『社會黨』與夫二三文人學士，偶有發表同情於我之言，亦不過『秀才人情紙半張』；實際並無大效……斷不能坐待敵國『在野黨』之援助……惟有努力從事於……『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切無聊之希望，願與國人共絕之也！』

四 階級合作與階級鬥爭

醒獅第四期，陳啓天先生的『醒獅運動發端』中，說：『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無論何種職業的國民均可一致趨赴，協力圖強；否則階級劃分，爭鬥益烈，國內混亂時局無由廓清，而國際干涉的慘禍終難倖免。』醒獅第二十三期，陳啓天又說：『我以為對內應否和衷共濟，當以國人是否破壞國家的統一爲條件……不破壞國家統一的，就與他和衷共濟；破壞

國家統一的，就不應和他和衷共濟；那就是說應「內除國賊」……。」 醒獅派以這麼正大的理由反對他人主張階級鬥爭——說他人主張階級鬥爭，是分散了國內革命的力量——自然是對的！ 然而又豈奈那『在國家主義旗幟之下』的各種職業的階級，却故意地要和醒獅派搗亂，要故意地不『一致趨赴』，不『和衷共濟』何？ 請看醒獅派同志，自己怎麼樣說？

醒獅第十四期張介石先生說：『大商則不過於持籌握算以外，猶能交結官府，送舊迎新而已！ 至於對於外資之跋扈，政府之凶橫，則俯首帖耳，逆來順受而已。』 這已足證明在

『國家』這個標的之下，各階級並不能『一致趨赴』。 而醒獅第四十三期，胡瑞榮先生致『慕韓兄』的書中說：『中國人缺乏革命性，安於守舊而憚於破壞；可與樂成而難與圖始；而尤以「紳」「商」階級爲甚！ 此兩階級在社會上頗具勢力，常能指揮其他之各階級而與軍閥妥協。 故人民雖痛恨軍閥而不能與之反抗者，皆此輩在其間作緩衝也。 故我輩今日欲「除國賊」，宜先向兩階級勸導；使其向軍閥絕緣。 若不聽命，則向其進攻，先去軍閥之爪牙，然後易於打倒也……。』 則更是明明白白說紳商階級底實質，是個『破壞國家統一』而不能『和衷共濟』的東西——主張在他們不聽勸而又不覺悟時，應該『向之進攻』了！

然而曾琦先生却要說：『惟吾人所異於共產黨者，即該黨主張「階級鬥爭」，絕不容有紳商階級存在；吾人主張「階級合作」，苟彼等而能覺悟，斷不絕人爲善耳！』 原來醒獅派在紳商階級不聽醒獅派之命而與軍閥妥協破壞統一之時所下的『進攻』，却不叫做『階級鬥爭』而名爲『階級合作』！ 假使今後有人專來提倡醒獅派的這種『階級合作』；不知醒獅派還罵他們是受了俄國的貼津——或者月給十七元（其實，月給十七元五角也未必不可，

醒獅派乃調查得如此清白。）或者歲支三十元——的作用否？好！這樣的「階級合作」

，當然是可以在國家主義旗幟之下存在的，而且也是在國家主義旗幟之下必然應有必然不免的。原來醒獅派和『俄國走狗』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醒獅派不敢用『鬥爭』這兩個駭人聽聞的名詞，而易以欺己欺人的『合作』兩字罷了！至於說共產黨雖『絕對不許紳商階級存在』，其實共產黨也並不是否許這樣的人存在，正如醒獅派所謂苟彼而能覺悟，斷不絕人爲善一樣。共產黨之所以要以階級鬥爭去消滅一切階級的目的，也正是爲的要把全人類弄成功這種的『人』呀！譬如俄國帝制時代的許多紳商階級，有的自甘放棄了紳商階級的生活（即破壞統一的階級性），已經不是紳商階級，所以現在都在俄國國內當着快活的共產社會之一分子；有的仍然尚不能有曾琦先生所要求的那種『而能覺悟』，依然還堅持着紳商階級的人生觀，所以就被俄國現政府仿倣了曾琦先生底辦法，所謂『在彼等未澈底覺悟，完全與軍閥（帝制和外國帝國主義）絕緣以前，決不停止進攻。』所以就有許多『白黨』流離在外，要惹得胡國偉先生遠從巴黎寫信來給醒獅第四十一期，說『有一俄國難民，携一幼妹，逃來巴黎作工，每見華人，便泣告以：「其家九口被中國紅軍殺死者七」了！』（至於這難民底話是否屬實，可以不問；好在他是反對赤俄的人，所以大概總是實在的！）

五 左手之矛直攻右手之盾的醒獅派（一）

李璜先生在醒獅第八期中，主張『我們決心要革國內軍閥的命，國外洋大人的命。……唯一的下手辦法，便是靠羣衆力量，得着多數的分子，懷一致的理想，抱一樣的精神，去與

軍閥和洋人「野戰」，先使他們應接不暇；以致他們內部造成了恐怖現象，然後我們纔說得上奪取他們的政權。』他底『野戰法』，便是像他所舉的『先例』——那些徐錫麟唐才常等所行的手鎗炸彈之『暗殺』。然而靈光先生却又在醒獅第十八期上說：『在革命期中，我們對於外國一切之既成條約（那些保護洋人生命財產的神聖條約當然也包含在內），均照舊遵守，俟實力充足之後，再來收回一切主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一個國家主義者，要我們學暗殺家徐錫麟，去造成洋人的恐怖現象；一個國家主義者，又要我們學『外崇國信』的段祺瑞，謹守奴隸賣身契上所寫着的死亡命運！但醒獅第五十期上，却又特載一篇『旅法各界救國聯合會告國人書』，對五卅案提出十二條件，內有撤退各國海陸軍，收回租界，收回海關主權，撤廢領事裁判權，收回租借地與割讓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靈光先生在醒獅二十三期上說：『我們所主張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對內，而不是即時主張什麼反帝國主義。現在有許多人主張反帝國主義，謂一切軍閥均是帝國主義的爪牙……但我要問一句，我們現在即行反對帝國主義……我們有得勝的希望沒有……故我以為反帝國主義的第一步辦法，是在於先剪帝國主義的爪牙；而且內政不清，未有能夠對外的。』是的！『剪除帝國主義的爪牙』；『先清內政』！但曾琦先生却比我們看得清楚：『是故軍閥只能害國……其背後往往（注意！）各有外人之勢力在，方且（注意！）假外力以固地盤。』是的！『先清內政』！主張反帝國主義的，都是俄國的走狗，『月給十七元或歲支三十元』的！請看你們這些不願『老等世界平民革命』的非俄國走狗怎麼樣去剪除那『方且假外力以固地盤』的帝國主義的爪牙！

李璜在醒獅第一期釋國家主義中說馬克思以唯物觀念解釋「國性」，否認國性的說法太

簡單了——所以他底結論就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地步。這是指馬克思不該說國家是從人類經濟生活中產生出來的，為此一勝利階級用以治服其他階級的工具而言。誠然，馬克思這種唯物的說法，在唯心的李璜先生，當然是要痛惡的。然而李璜先生在同一文章中，却又說近代的「國性問題的顯著，一半是由於拿破崙的壓迫，一半還與當時的文化程度與交通的發達有關係，然後方才真正認識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在李璜先生，或者對於「拿破崙壓迫」「文化程度發達」「交通發達」，都不認為是「生活」，是「物質環境」，是「經濟」吧？其實，因為拿破崙壓迫，和文化交通之發達，使民族間產生了橫的「分地而食」的國家觀念；與因為資本生產制掠奪剩餘價值之壓迫，和文化交通及帝國主義爭霸市場之紛擾的發展，使階級間產生了直的「階級革命」的必然事實——都是一樣的一部無機的社會進化史之開展！

醒獅第二期曾琦說：「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為保護本國，初無干涉他國之意。「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為一種世界革命。」但他却又在第三十五期上，主張「勾結敵國在野黨以擾其內部」。醒獅派的國家主義，既是自保的而非侵人的，那便當然與歐美各國之國家主義不同。歐美各國之國家主義是要在國家主義之上以軍國主義建立帝國主義的。所以劉文海就譯帝國主義為「大國家主義」（他怕用帝國主義犯了俄國津貼的嫌疑）；所以就惹得余家菊先生急的面紅筋漲汗流趕忙去罵劉文海，辯白說國家主義不是帝國主義。然而陳啓天先生却在醒獅第四期上，偏偏要說：「我

們深信現在的世界雖異說橫流，而主要的思潮仍爲國家主義。英法日（注意！）三國固是國家主義彌漫全國；即美國的國際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也都是國家主義在背後作主。』

李璜先生在醒獅第四十六期『國家主義與世界大勢及中國問題』中說：『事實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無所謂「國際的」帝國主義，在他們利害衝突彼此吃醋之中，我們大可利用外交手腕，暫時聯絡法美以抗英人……因此我們反對共產主義者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老等世界平民革命，否認外交的功效。』但他接着在下面却又說：『中國的問題，只有中國人全體一心自強自衛纔能解決；親日親美和親任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固非解決之道……。』

曾琦在第七期醒獅上說：『對外宜與一切列強斷絕關係，而絲毫不假外援……即實行吾人夙所主張之對外非親善主義。』李璜却又反對共產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而要講求『外交的功效』！

六 左手之矛盾攻右手之盾的醒獅派（二）

陳啓天在四十四期醒獅上說：『合全國國民力量去打倒軍閥，擺脫外國的壓迫尚恐不足；那有餘力從事於世界經濟革命？空呼幾聲打倒帝國主義；不惟表示國民浮淺無知對於國事沒有相當的步驟，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謀我。』原來『擺脫外國的壓迫』，與『打倒帝國主義』不同。原來在現在的世界情勢中，要求中國從列強壓迫中解放出來，要求中國從歐洲資本主義共同經營的『市場』地位上得到民族獨立，還不是一種對於世界資本主義而行的經濟革命。原來列強之『協以謀我』，乃是自從喊出了『打倒帝國主義』之後，才

有的。原來因為怕列強協以謀我，所以就要馴伏承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所以就要甘讓帝國主義者存在。『我們沒有餘力去打倒帝國主義』！但不知醒獅派所羨慕的土耳其之革命，是否就是一種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但不知現在正在擇持中的里孚人，是否也是在那打倒帝國主義？空喊打倒帝國主義，因此引得列強協以謀我！但不知辛丑和約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國主義的結果？但不知華盛頓九國公約是不是空喊打倒帝國主義的結果？

空喊打倒帝國主義的人是淺浮無知；只有作那：『初由小羣合成大羣，合大羣而成部落，後漸擴為市府，再擴而成國家；國家者，乃講自衛謀生存發展之較大的團體也！』的論文的人，才是真正深厚有知。

醒獅第十八期，靈光先生主張『在革命期中，我們對於外國一切之既成條約，均照舊遵守，俟實力充足後，再來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於是便斷定：『我們的革命，只要不與他們所（？）一致的利害衝突，他們因為彼此的態度不能一致，對於我們的革命，絕對（注意！）不會伸手干涉，這實是我們肅清內政的好機會。』這是靈光先生底大發明，我們自然只有尊重。但請看！醒獅第七期鄭伯奇先生由日本寫回來的信：『這回奉軍背後有多少日本人？奉軍危急時日本浪人（都是參謀本部和陸海軍省的御用走狗）怎樣着急？

東京的國民大會就是這些軍閥和軍閥走狗一種恐慌的表示……馮玉祥的內應，把山海關的勝仗弄得首尾顛倒，一百四十萬元的本錢，可以使馮玉祥唱這幕戲，畢竟張作霖是老手；大阪每日新聞說價錢便宜，日本出一半，也值得……。』『肅清內政的好機會』——『只要不與他們所一致的利害衝突』——『只要遵守一切既成條約』！靈光先生的新發明！

七 李璜在法螺中認親戚

在每期的醒獅上，總少不了有一篇「嗚呼！共產之禍也！」的「哭頭」。依照他底說法，現在的俄國，是比十九層地獄（？）的情形還要壞一萬倍。「共產政治」在俄國已經差不多像楊梅瘡要衝上頂了——誰一靠近他，便是誰當宣布「死」的到來了！然而李璜先生吹法螺，却又要去拉這個洪水猛獸不可嚮邇的共產主義俄國——即醒獅派朝朝夕夕孜孜汲汲生怕他用了陰謀以十七元一月買收青年赤化了中國的那個俄國——以爲重。他說列寧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承認他們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爲必要，大聲吆喝着：「總之，在這暫時，我們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已經取他們（俄國）的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而代之了！」（見醒獅第五十期）我記得閱微草堂筆記上，說有一戶人家，因爲旁人要相信他的家世高貴，在他的母親出喪時，寫了一個長銘旌：大意是『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太子太保總督□□等處□□大臣隔壁豆腐店王奶奶之柩』。李先生硬要在一般素來沒有留心到經濟學，沒有把國家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加過詳細分析的醒獅讀者之前，說列寧是李先生的『老表』，說俄國是醒獅派的『外家』，自然誰也無法干涉。不過俄國現在所行的，既然已是被你們『取而代之』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是你們所朝夕夢禱祈其實現而不得的國家主義；那麼，中國人就都去受了俄國的十七元的津貼，立時把全部中國弄得『俄國化』，又有什麼不好呢？醒獅上正應該另闢一欄，專門宣傳那由你們取而代之的俄國新經濟政策，而題其名曰：『風起雲湧之國家主義的團體』；再在下邊係以註解，說：『方今之亦俄，

亦吾國家主義之一團體也！」（此註解最好請曾琦先生做）李先生！你不要太誇獎俄國過度了！小心你們所不願打倒的——不敢去打倒的那些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也把你們注入『紅籍』；使得你們自從在巴黎和任卓宣們鬥氣到今努力要把自己藏入『黑籍』的工作全部毀棄了！並且，一旦沾到了紅的色彩，是最危險的——第一，恐怕你就不能再在大學當教授支薪水了——因為在資本主義倫理觀尙未改變的時代，是不容有和共產主義的俄國做親戚的博士的。

李璜先生說現今的俄國就是行的他們底國家主義的國家；這是在擁護國家主義的方面，在要人相信國家主義的時候說的。曾琦先生在暨南學校講演，說：『故今日俄國所行，乃一種社會政策，非共產主義也』；這也是在要人相信國家主義和要人不相信共產主義的時候說的。但在別的時候，俄國又變成了羅刹海市、夜叉之國。嘴是兩塊皮，只看資產階級的工具們，喜歡如何說便如何說——只要有利於他們自己和他們所要擁護的階級。

八 醒獅派的邏輯

曾琦在暨南學校講演，說：『則試問鐵道國有制度，非共產黨之所企圖乎？而在中國則鐵道國有之結果，乃爲交通系所把持，無異於梁士詒之私有，此豈非道德不發達，不足以行共產之明證耶？』我現在謹效曾先生之方程式，爲讀者另說一段如下：『德謨克拉西之議院政治，非醒獅派之所企圖（者）乎？而在中國則議會政治之結果，乃爲安福系及賄選之猪仔所把持，無異於段祺瑞曹鋐之私家宅舍，此豈非道德不發達，不足以行國家主義而仍應

度其原始的部落生活之明證耶？」

曾琦在同文中又說：「蓋欲試行共產主義，須（一）國防能力充足；（二）國際關係簡單。」國際關係簡單之國，却還需要國防能力充足；國防能力具備充足之國，却又能夠使國際關係簡單——這只好在柏拉圖所著的書中去找；在眼前這個資本主義交互綜錯的世界上實在找不到——有之，或則在曾琦先生之腦中。

曾先生又說：「孔子聖人，當年未七十以前，固猶無資格以參與無政府之社會也；吾輩常人，更何望哉！」依曾先生，則是無政府社會者，一羣斬斬齊齊的耳聾眼花七十以上之『聖人』集合所也！以此人世間絕對不會有之條件，駁倒無政府主義者；信仰無政府主義的朋友們，寧有不心折而轉入『吾之國家主義』者乎？

曾先生又說共產主義必須的精神條件有二：『（一）共產觀念普遍，必全國了解共產為何物，然後可以實行無阻；（二）公共道德發達，必人人奉公守法，然後分配可得其平。』

難怪李璜先生向人說：『我們以兩年為理論時期，兩年期滿，再談實行。』我初以他們必須兩年為奇怪，為什麼一年三百六十四日都不可以實行？原來他們是照他們在法國學士的辦法，是要有那多日子，才能畢業！可惜火星相隔太遠，不能讓我們遵着曾先生之教，將中國四萬萬同胞暫且搬到那上面去授課，待得人人了解共產，嫋習法度之後，再回地球上來實行共產。但我也有一句話忠告曾先生，便是你們的國家主義理論時期，只定兩年，恐怕太短。如果真要照曾先生所說先須使得人人都先明白國家主義，那麼，雖然不必如孔子參加無政府社會，須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但至少怕也必須至『四十而不惑』吧！

？我的論語沒有曾先生記得熟，還是請曾先生自己酌量！

九 一半兒空想一半兒妄

沈怡先生在醒獅二十一期上，寫信慕韓先生說：『弟嘗作空想，苟能組織一旅行團，盡攜載（小心這兩字把人當了「物」，落了唯物主義的窠臼。）今日國內爭鬥不已之軍閥以西；使之周遊各國，略睹他人進步奮鬥之狀，則至少可以換新幾個頭腦；更組織一旅行團，盡載今日爲「共產」「大同」之說所惑之青年，使之週遊各國殖民地，稍領弱小民族之苦況，至少當有一半可以醒悟；惜哉，其不可能也！』我們對於沈先生提議的後一半，非常歡迎。假使能夠實現，我相信沈先生底主張可以幫助中國赤化加速，比俄國『月給十七元或歲支三十元』的力量要更大一百倍。對於前一半，我們只好忠告沈先生在那些遊歷各國的軍閥歸國之前，沈先生須先將家眷行李及祖宗墳墓搬出中國爲妙——因爲留學歸來之武博士，比現在的將更會『愛身』——自然他們也很愛國，譬如遊歷歐洲的徐樹錚，便時常有愛國的文章，而且有反對俄國的文章，在申報上發表；自然他底頭腦是『換新』了不少！

十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問題』與醒獅派之原形

曾琦先生不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在醒獅第二期上說：『今世界亦但有「英吉利資本帝國」，「法蘭西資本帝國」，「美利堅資本帝國」，「日本資本帝國」；無所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何則，彼等之利害衝突，固無日不在暗鬥之中也。』所謂『打倒國際資

本帝國主義」一語，乃自實行共產主義之蘇俄（按曾琦先生在醒獅三十四期上說「今日俄國所行，乃一種社會政策，非共產主義也。」）發出，彼以共產之眼光觀察世界列強，根本制度相反，自宜視為「一邱之貉……。」原來現在的「列強」，在非共產主義者曾琦心目中，還不是「一邱之貉」。原來因為日法英美時時衝突，所以就只有某某資本帝國，而沒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但不知在臨城案中，提出一致要求的，是不是那些曾琦所說的非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亦但有某某資本帝國」的日法英美？但不知「彼等之利害衝突」，有不有時候，也可以「利害一致」？但不知我們所常用的什麼「國際貿易」「國際貿易政策」這些名詞中的「國際」字樣又如何解釋？大概也是那「實行共產主義的蘇俄」硬造出來，亂加上去的吧？有國際貿易而無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唯一的原因便是國際貿易的名詞不是蘇俄發出來的，所以就「有」；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名詞是由蘇俄發出來的，所以就「沒有」。

醒獅派底唯一口號，是「外抗強權」。但醒獅第十八期上却說：「在革命期中，我們對於外國一切之既成條約，均照舊遵守，俟實力充足之後，再來收回一切主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原來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國信」一樣的。「照舊遵守一切既成條約」！這便是醒獅派「大無畏」的外抗強權！難怪要說「打倒帝國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俄國用錢買了我們來作祟的了！十八期醒獅上又說：「我們現在即行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得不得與外國宣戰？我們於實力未充足之前，我們即行如是，我們有得勝的希望沒有？」原來醒獅派是「有」實力「外抗強權」而「沒有」實力「打倒帝國主義」的。原來「打倒帝國主義」，並不是「外抗強權」之一種。原來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

與『打倒帝國主義』的方法不同的——他們雖『抗』，却不及於像打倒帝國主義者那樣要弄得與外國宣戰的。原來凡一說到打倒帝國主義，那是就須與外國宣戰——若不與外國宣戰，就不能算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原來醒獅派的外抗強權是只說着玩而不實行的——因為他認為現在還是應當遵守一切既成條約的時代。原來因為我們還沒有得勝的希望，所以就只能說『外抗強權』，而不能說『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朋友！李璜說我們在中國提倡共產主義是太早了！你們現在『於我們實力未行充足之前』，即在醒獅上大吹大擂的『外抗強權』，不也太嫌『早』了麼？

曾琦先生說（醒獅第二期）：『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外國人用『資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我們要去打倒他所用的這個『主義』，逼着他對待我們另換一個『主義』——何至於就是『干涉他國內部組織』？照曾琦的『宋襄公主義』說，那麼，我們對於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所行的『資本移植』政策，也不應當反對了！因為『資本移植』政策，就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具體表現得最露骨最厲害的一種侵略。

我們若要去反對他，那便是去『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了！嗚呼！醒獅派的『外抗強權』！外國這樣來侵略我們，壓迫我們，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各方面把我們桎梏得連氣也出不來——上海、廣州、漢口、重慶、南京的同胞，讓他們用了達伊爾主義任意屠殺；我們還不應當去『及汝偕亡』地向帝國主義進攻！就是去干涉他國內部組織——干涉這些壓迫我們的仇敵的內部組織——譬如鼓動他們底下層階級（平民）起來推翻他們現在的這種以侵略我們為目的的政府，又有什麼在道德上不應該的處所？因為要避免干涉他國內部組織

，遂併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也要反對！仁義哉！這大概便是余家菊所謂「無入而不自得」的「本國歷史中的好東西」吧？這大概就是醒獅派說我們不應罵倒他的「東方文明」吧？嗚呼！醒獅派的「和平的自衛的國家主義」！然而曾琦先生在醒獅三十五期上，却又叫我們抵抗強權要「運用外交」；而運用外交時，則可以「援助弱小民族厚我聲援」；「勾結敵國在野黨以擾其內部」！原來援助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鮮；以及「擾其內部」；都是和因要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而「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不同的！可憐的酒醉頭腦！

曾琦又說：「吾人若僅以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為號召，萬一世界上有非資本帝國而以武力臨我者，或據我之領土，或強我奉號令，彼時吾人何辭以對？」杞國的天要塌了！怎麼禁得曾先生不如此耽憂。然而試問曾先生，我們可不可以當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非資本帝國而以武力壓迫我的國家出來之時，暫且說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等到有了那個國家出來時，再提甚麼別的口號呢？又試問曾先生，就是你自己承認的那些「英吉利資本帝國」，「美利堅資本帝國」……也應不應該打倒呢？依你的，縱然沒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却已有了某某國家的資本帝國主義——現在我們就暫且將「國際」兩字取下，單只留一個「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你還反不反對呢？外抗強權的醒獅派！你們不但擁護資本主義，而且擁護帝國主義！你們反對「打倒資本主義」，反對「打倒帝國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共產主義」，反對蘇俄——一脈相承，都只是爲了你們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資產階級的轎夫。階級鬥爭，共產主義，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實現世界經濟革命，都是從根本上

剷滅資本主義的現制度的；所以你們要拼命的反對。什麼國家主義，什麼反對俄國赤化中國，什麼『嗚呼外蒙』，什麼『外抗強權』，什麼『實力尙未充足』，什麼馬克斯學說並不真確，什麼階級鬥爭分散了革命力量，什麼在國家主義之下，各種職業可以一致趨赴，什麼『共產黨人受俄國津貼』，什麼俄國強捕中國使館人員，什麼『新俄禍』，俄夷馬踏中原，什麼俄國要把中國併爲蘇維埃聯邦之一……撤穿西洋鏡——只是反對共產主義的那一點『福音心』在那裏作怪。更精粹一點說，只是擁護資本主義的那一片赤忱——那一片不可告人之隱在肚子裏作『發條』，使得百代公司的唱片背出響亮的『哭靈牌』『請宋靈』來。超麟同志在中國青年七十二期上說『醒獅』知道『有系統地提出所謂絕對的國家主義來抵抗共產主義』，這話未免太恭維他們了！他們那裏能夠有系統？我們只略微在這五十期醒獅中一加檢查，便已找出他們無數的矛盾，簡直千瘡百孔。不過他們能夠不顧前後，隨口亂咬地始終作那擁護資本主義的工作罷了！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意國法西斯特……都還要去找一個一貫的邏輯；而他們却不顧這些，一個人說的話可以完全兩樣，可以前後完全相反，這是他們橫絕宇宙的特殊精神！日本的貴族，反對『相續稅』，還能找出一個『歪』的理由，說：『家族是日本的特色，因爲家族發達起來，所以今天日本纔成世界無比的最良團體；若是想推翻家族，就是想和推翻日本國基一樣。』（見小川鄉太郎著社會問題與財政譯本第二百零四頁）可憐他們連這種日本貴族都不如！然而他們之所以竟至以如此之意氣，在那裏背誦留音機的根本原因——還是要怪我們共產黨人自己不好。李璜在武昌師大向一個四川人周君說：『我們所以要如此，都是由於他們硬逼出來的！』曾琦李璜在巴黎

時，辦一「先聲」週報，時發學者式的政治經濟學說，尤以曾琦好談天下大事。我們底任卓宣、伍豪幾位同志在『赤光』雜誌上，偏要時時去指出他們的謬誤，糾正他。尤其是顯得曾琦底那支新民叢報式的文筆和他那兩大傳統思想——即李鴻章的『以夷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益發難堪。本來一切博士們都是要找一個幌子來談一點『什麼』的。譬如胡適談白話文，黃炎培談『職業教育』，陶知行談『平民教育』，江亢虎談『新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乃至舒新城談『道爾頓』寫信給柏克赫斯特女士。任卓宣等硬要損傷曾琦先生們的這種『將來發展之偉業』，損傷他們的『自尊心』；自然他們就不能不糾合團體來專與共產黨作對了！其實說他們本來就有心擁護資本主義，也是冤枉。不過他們既與共產黨有了生活上的仇恨（恕我對於唯心派的你們用了這種唯物史觀的句子），遂不能不走入那一條路；遂不得不與一切反動勢力（凡足以幫助他們而致共產主義以多少之打擊，使他們可以出氣的——譬如下至張德惠等之言，也不惜引以爲重。）相聯合罷了！可憐的怯懦者！^多有勇氣的，儘管說：『我擁護資本主義，我承認資本主義在道德上應該存在——所以我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好了！可憐你們却又要在表面上承認寡婦應守貞節，而專門說些：『俄國月給十七元或歲支三十元』的話侮辱人類，同時也侮辱你們自己！其實，你們單只說共產黨得俄國金錢，還不得力；你們應該說共產黨挖小孩的眼睛，把女人倒吊起來輪姦，吃死鼠，尿屎不揩屁股，以人血當酒飲……等等像天主教神甫在歐洲裏歇時在影片中形容中國人野蠻的那樣。

十一 請看醒獅派之『誠實』！

李璜先生說：『每逢國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則歐洲人無論英、法、德、意那一國的國民皆不能一日安於故常；很規律而且熨貼的一日三餐，很溫柔而且美艷的少妻稚子，沙發椅何等舒適，比雅樂何等悅耳，皆一旦捨去而不顧，置身戰壕，飽受砲彈，十人而九死！』（醒獅第二期）他這話是要用以證明愛國思想，在人類界是普遍存在的本能。但我們要請讀者想想那些旁邊打有圈圈的字樣中，到底含有多少的『誠實』！

又說：『貴族階級在今日歐洲，最窮而無實力，然在鄉城則尙居各階級之頂；其次始為所謂大紳士，即大農主大實業家；復次為……所謂小紳士……最後乃工人。以最末一級之工人比最高一級之貴族，則工人之所入往往比貴族為多，以小商店夥比之官中執事人，則其經濟生活亦前者遠過後者。但貴族之女，無論如何不願下嫁工人；而官中執事人雖終歲勞苦，無有存儲，而總鄙小商店夥為賤業。並且不但同在軍中奉職之士官，出自行間者與出自學校者，乃有階級的歧視；即在鄉村共同作業之農家，出自舊家者與來自遠地者亦有階級的等差。同是工人，做細工者，每鄙粗工；同在一廠，為工頭者每鄙雜役。凡此事實，皆非一經濟觀念為之中心，而社會習慣與智識等差在足以助成階級的歧視。若果主張階級鬥爭，則凡此等等皆足為戰爭之端，何獨只取大紳士與工人之對立狀況，而盡棄其他？』（醒獅第十七期）他這段話是要用以證明階級之應當存在，為人間天然之事實。我們除了請讀者注意字旁有圈的地方，含有多少誠實之外，還要請注意他：為什麼不把工人的收入

與次一級的大紳士——大農主大實業家相比？又為什麼偏偏不用「大資本家」而故意要用「大紳士」的名詞？貴女不嫁工人，官中人鄙小商店夥，是人間道德上應當認之為「對」而予以維持的麼？所謂「社會習慣」，是不是由於人類之經濟生活逐漸演變而成的呢？智識高下，足以助長階級歧視——是不是凡是貴族大紳士都是「智」者而凡是工人小商店夥都是「愚」者呢？因為細工鄙粗工，工頭鄙雜役；遂連工人反抗資本家掠奪的階級鬥爭也不應該有麼？一般所謂「階級鬥爭」，到底是指的經濟上的平等要求，還是指的智識上的平等要求，李先生大概久已明白——為什麼要故意地將智識問題扯來加在階級鬥爭中，誣賴主張階級鬥爭者是主張智識平等呢？是不是因為智識不平等，就當承認經濟也應該不平等——愚者是應該受智者之剝削虐待而過牛馬不如之生活麼？階級歧視之觀念，如軍中士官學校出身者鄙視行伍出身者，到底是那士官底先天本能，還是由於社會的生活環境之暗示與資本主義化的教育之結果呢？打倒了經濟上最不平等的資本家階級，舉一切社會生活習慣、道德觀念、教育目的、文化制度而變更其根本之意義與鵠的，試問還有什麼「盡棄其他」的足以使人受罪的階級存在？（智識階級和倫理的父子兄弟階級之存在，是不要緊的，因為這些階級本身並沒有一種工具去掠奪他人，吸他人之血養肥自己。）

余家菊說：「共產黨人受蘇俄經濟的援助，更以金錢收買學生……於是強迫各校長予以宣傳之自由，致送各教員以早行入黨之威嚇。偶拂其意，便下令各該校中之黨員，鼓動風潮，伺機爆發，或則捏造謠言毀損對手方之人格，或則乘勢掠取對手方之位置。此種現象，「吾」於武昌目擊而身歷之，於各處又「耳聞」之，其為全國之「恥」而非一地方之

「羞」也必矣！」該有多少誠實？今後，凡一教員因無能，因與他人不和，因拙笨而不能戰勝狡猾政客式之學閥，因不爲學生所喜而被驅逐時——都可以說是『俄國津貼的共產黨作祟』！大概北京女師大、南京東南大學以及一切的學校風潮，都與加拉罕有關——都是俄國使然。『吾……於各處又耳聞之』——二十一條之外，又有此『而非一地方之羞』的『全國之恥』——余博士的新發見！但李璜說：『我們絕不回罵你們共產黨受了俄國人的金錢運動……』——該有多少誠實？

李璜說法國工人反對法國共產黨主張國際公道，不許法國佔領魯爾時，說了這樣一段話：『講國際公道不是在今日，至少要等到德國賠款來把我們法國北方戰區修復以後，說什麼各國平民聯合便有希望，如果德國老是這樣賠款不送來，煤炭挖不來，我們生活便老是這樣昂貴，工廠便要關門！』這個工人的口氣，十分活像法國煤鐵資本家，十分好像法國政府。

可惜李先生沒有替我們記下姓名，告訴我們在那一地那一時說的！該有多少誠實？又說：『請看上海的外國人，有幾個是資本家？上海那些洋人在本國都是以勞力賣錢的；最多的是修理機器的工人和商店雇工。一到中國來，工資有加，紅利有加，不幾年他們便豐衣足食了！』這是要證明侵掠中國的，並不是洋資本家而是洋工人——證明在中國並沒有洋資本家，也就沒有資本帝國主義！該有多少誠實？

又說：『現在歐洲平民家裏，比我們中國縉紳家庭還要闊綽得多；一個機器工人，平均一天有六七元進款，回家坐的是沙發椅，睡的是鋼絲床，吃的是大酒大肉。他們天天在看日報，他們都知道他們的生活所以能增進，便全靠他們的資本家政治家能夠在殖民地和中國

找到了製造品的銷場（李先生這句話可以作爲教訓曾琦使他了解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材料）。他們並且知道由某種機會，他們的資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國賺的錢是很多的時候，他們便用罷工的手段，去叫資本家增加工資與紅利；所謂利益均沾，不肯放鬆一步的。」原來如此！該有多少誠實？『請看在上海的外國人有幾個是資本家』和『他們都知道他們的資本家在殖民地和中國……』這樣的句子排在一篇文中——該有多少誠實？外國工人的罷工，原來也是侵略中國的——大概李先生是叫我們知道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就須得先將各國工人階級消滅；或是要使得各國工人階級甘心馴伏不向他們底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紅利，然後才行吧？該有多少誠實——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掠奪者的辯護士！

又說：『生老病死苦這五個字，在我們中國談起來，很是可慮可悲的；而在他們（先生所認爲已行國家主義的歐洲各國）國裏，自從有了國家主義的社會政策，簡便不成問題了！』該有多少誠實？

曾琦答覆章書謙君說反對共產黨的文字，不必向外翻譯，因爲是『不足爲外人道』。誠然，誠然！這樣的反對共產黨，當然是爲了國家的體面不翻爲是，因爲此乃『全國之恥，而非一地方之羞也！』

說謊爲人生第一可恥事，而醒獅派恬然爲之！

十二 誰是『以人當物』？

陳啓天先生說（醒獅第四十四期）：『共產黨人過信唯物史觀，只將人當物看，所以完

全缺乏人味！」我們——共產黨人——要求以階級鬥爭，消滅一切的階級——不許那一個人利用那一個人以爲獲得生活資料之資——反對資本家驅使工人，把勞動當商品，把工人當器械用。 醒獅派反對我們主張階級鬥爭；承認經濟上的不平等階級應當存在。到底誰是以人當物；到底在誰的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是『缺乏人味』？ 陳啓天說共產黨所謂勞農專政，是『與尚賢的舊思想衝突』；醒獅上又主張『蒙賢治蒙』。 在你們底『尚賢政治』下，試問又有多少『人』在你們心目中而不當做『物』看？

十三 什麼是『本國文化』？

陳啓天列出一個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比較表，說國家主義是『揀選本國文化』；共產主義是『推翻本國文化』。 醒獅上又再三譏彈共產主義說『中國文化只有小脚與辮子』這句話爲蔑視自己的文明。 我們不懂所謂本國文化究竟是什麼？ 所謂本國文化，當然是本國所特有的文化。 我們在中國所有的文化中，打起燈籠找遍了，也沒見在小脚與辮子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值得我們引爲光榮。 列位不相信，就請聽國家主義派的同志，惲震先生在第二十一期醒獅上說的：『我不甚懂得所謂「東方文明」。 若說忠孝節義，這是人類（就是全地球上的每個人）宅心處世的態度，我們只要提倡忠孝節義的教育；服務盡忠，事親盡孝，立身重節，處世論義，在工業發達的社會裏何嘗不可以提倡？ 若說文學美術，這也與國民生計有關，長此貧乏下去，大多數失業的人將何從而論文作畫，文學美術終久不過是少數暇豫逸樂的人所享有。 我們要使多些人享受到藝術的愉快，似乎應該增進國民的

生計，使大家不偷不盜，然後才講得到給民衆以享受文藝的機會……若說東方文明是東方先哲的哲理學問，那更沒有問題，工廠開得多，理工學校到處皆是，我們仍舊可以有若干大學，容納有志的子弟去研究先哲的哲學。我所以說，只要儘量提倡工業，不必顧到精神方面的偏枯，就是這個道理。』 悍君的話，簡直是代表我們說的。請問仁義道德忠孝節義文學美術既都是人類同具的本能或傾向；則除了小腳和辮子之外，還有什麼是東方文明——中國文化——所特有的；還有什麼是東方先哲的哲學之特質？我們共產黨除了叫勞動者反抗掠奪自己的資本家，除了反對男人壓迫女人，反對寡婦守節；我們何嘗推翻本國文化——又何嘗有些什麼本國文化讓我們推翻過？我們叫人們現在『不必顧到精神方面之偏枯』——反對人們專門去講精神文明的原故，乃正是因為有經濟上的不平等階級存在，『大多數失業的人將何從而論文作畫，文學美術（乃至一切精神文明）終久不過是少數暇豫逸樂的人所享有。』 我們所以不忘那『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兩句『國民常識』（去年少年中國學會在南京開會，左舜生君向余家菊君說此二語是國民常識。），而被你們罵為以人當物看待，就是因為要『使大家不偷不盜』。朋友！ 且不論除了小腳和辮子，中國並沒有特別的文化；即令有什麼特殊的文化，我們也只把他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和猶太文化，埃及文化，英國文化^參，美國文化，一樣看待。 悍代英先生說得好：『革命的能力，發源於主義的信仰與羣衆的黨的組織，若說必須先承認自己文化的價值才能談革命，請問里孚人中間並不曾產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 我們不應拿一國的文化來決定他的命運，這樣才不致於因羨慕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國化的學生）；亦

不至於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認有任意蹂躪宰割的權利（如一般人對蒙藏苗蠻的觀念），更用不着因不願屈服於人家而虛驕恃氣將自己的文化高抬起來。中國文化，如知仁的知，博愛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擇善固執貫澈始終的誠，不過是中國少數聖哲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既不是全中國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國人所獨有。我們決不說馬克思的學說是德國的文化，列寧的學說是俄國的文化。我們也不崇拜那『德國，德國，於茲獨絕！』的侵略主義之象徵物。然而陳啟天先生却要控告我們推翻本國文化，以期訴諸人們的感情，好對我們激起憤怒來！

十四 難懂的新文學

李璜先生說：「每個國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這種國家人格的縮小，便是每個國民的人格。」那麼，我們中國現在的國家人格，就是由於我們這些人的人格放大出來的了！李璜當然也在內——從五卅運動表現出來，是無恥，怯懦，甘爲奴隸；然則，李先生的人格當然也是如此了！但中國國家人格縮小的結果，爲什麼又都不像李璜，不像我；而又有袁世凱，又有張作霖，又有李彥青呢？

李璜先生說：「愛的本體——或稱良能——終有他的獨立存在價值。所以我們談感情生活，在在不能離却人的天性說話。認識了天性上本有這種愛，則愛國、愛鄉或愛人方有真實的源頭，而不是虛浮的。於是方了然我們愛國並不是隨聲附和或有意鋪張，是本乎天良而又緣於實際，有不得不然的意思。」爲什麼李璜先生又說：「這個國家意識，國性開

題的顯著，一半雖由於拿破崙的壓迫，一半還與當時文化的程度與交通的發達有關係；然後才真正能認識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呢？

十五 「蘇俄走狗」的答覆

第四十三期醒獅筆鎗墨劍中，質問我們——「蘇俄的走狗」（這誠然是一個可以出氣的惡罵）——一些俄人在蒙古的事實。現在我們答覆在此：「當我民國十年夏間，外蒙國民政府成立之初，蒙境新受白黨之蹂躪，諸務廢弛，幾不成國。國民政府，乃與俄締結協約十二條，得俄種種援助，始克百廢俱舉。故與蘇俄關係，異常密切。」這段答語久已寫在醒獅第四十期中——是貴同志謝彬先生代表我們說的。但希望你們不要疑心謝君也是蘇俄的走狗——因為他實在沒有得到每月十七元的津貼。

沈怡君問：「俄之於我外蒙，何故念念不忘，而必欲置諸蘇聯統轄之下。」這很容易明白：（一）是因為中國無力替他制止那些白黨——謝米諾夫、霍爾瓦特等——去利用蒙古圖謀推翻他底共產政治復辟皇政；（二）是要貫澈他底世界革命主義，扶助弱小民族獲得完全的獨立；（三）是蒙古那塊地方，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久欲利用其走狗——如前幾年日本之於徐樹錚——去建立甲必丹政治，以南進而侵略中國，北進而破壞俄國的反資本主義之建設！關於中東路，也無非是因為日法美諸國在旁邊垂涎，一旦放手，即不免為他們攫去——攫去即與中俄兩國不利，最危險的是可以供給白黨作巢穴，用為反革命之利器。

中俄會議遲開的原因，是因為加拉罕要求遣散張作霖張宗昌部下的成千成萬的白黨兵；

革除中東路白黨人員。因為他們都是足以給赤俄以政治上之危險的。只因中國可憐的中央政府，權力辦不到，所以才至於遲延。最近加拉罕已經讓步而先開會議之幕了！醒獅派放心！（請你們還要記得去聚集精神以嚴防關稅會議中帝國主義者之分贓罷（最要緊是監視日置益）！

李景林逮捕天津愛國運動者，東方通訊社即拍電報說：被捕者已在屠刀下招認，受俄國領事津貼，醒獅從而和之，也說『聞』天津方面亦有人受俄金錢運動。現在請看八月三十一日（？）京報所載雷殷（反對共產主義之議員）談話，說：『並無此事，此不過日人故造謠言，欲盡坑學生於赤化中耳！』

醒獅第四十五期，丑倫傑問俄國爲什麼逮捕華使館人員。關於此事赤塔中國領事耿匡先生（即耿濟之）——即大家說他也是被捕人之一的——曾有一信登在專造此謠的研究系機關時事新報上（可惜我未能剪得）彷彿說他不但未被捕，而且中國所傳之事，與他數年在俄所見，完全相反。自然，俄國的否認是不能算數的——因爲他是共產主義的國家！（譬如最近帝國主義者造謠，說俄蒙又訂了什麼鐵路條約，加拉罕否認，醒獅說加拉罕是狡猾的，否認了也還是有的——一定要認爲是有，誰也把你們無法。但別的帝國主義者如有什麼事而出以否認時，便再無人置疑——唯一的原因，便是因爲俄國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不過有兩點可以反證：（一）造謠者爲什麼不逼外交部抗議？（連對英對日都敢抗議五卅案，爲什麼既有這事而不向俄抗議？）（二）爲什麼外交部始終沒有關於此事的正式公文宣佈？稍安勿躁，不久外交部自有交代給你們！

我要聲明我們並非完全與俄一體者，俄若真有什麼侵略我們的事實，我們還是與對待帝國主義者一樣的反對。只因醒獅既呼我們爲蘇俄的走狗，好像硬認定這些事就是我們做的，所以我們只好儘我們的所知答覆於此。

十六 「減殺對外的戰鬥力」？

醒獅派相信在他們底國家主義之下，各階級是可以本了天然的愛國本能，「一致趨赴」着去對外的。所以李璜先生就以海外歸客之資格，談瀛說謠，說歐洲無論那一國的人，每逢一有國家患難，便能捨了一切的沙發椅、比雅樂、美妻稚子而赴死不顧。（第二期醒獅）所以他們就要說共產黨人在「國內鼓吹階級鬥爭，以減殺對外之戰鬥力。」（[※]醒獅派實在太恭維我們了——我們鼓吹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可以由人去鼓吹的麼？）我們若有這麼大的本事，豈不成了瞞天過海的八洞神仙？唯心的先生們太「從心所欲」了吧？我們暫且讓一百步，暫且不拿我們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和醒獅派說——暫且請看醒獅派自己所說的話。醒獅第七期上，承認中國現在資本家多是軍閥的化身和走狗底國家主義者鄭伯奇先生由日本寫回來的信，告訴曾琦李璜說：「你們要揭出最簡單的口號，如辛亥革命以前「排滿」「光復」的口號，把握住那最可愛的農工階級的同胞的心！惟有這農工階級才真是愛國的。你們看看俄國革命，貴族跑到巴黎依然過貴族的生活；音樂家入了美國國籍，依然發揮世界大家的聲譽。與祖國同命運共甘苦，始終死守着祖國的，只有農民和勞動者。德國怕也是一樣，國民被賠款苦得要死，Hugo-stirnes 反成了世界第一等的大資本家。再看

看咱們這可憐的祖國和同胞，好戰的軍閥和煽亂的政客都在租界構有堂堂的宅第，政變發生，租界上便充滿了要人的車塵馬跡；呻吟在槍刀水火之下，死不離祖國懷抱的，只有農人勞動者和賣命的兵士——這是一種變態的勞動者！朋友們！祖國的生死存亡全在這些可憐的人們的雙肩上，你們的國家主義，也只有這些人們才肯承受的。』鄭先生不是得了十七元一月的蘇俄走狗，他底話，當然比我們說的總有幾分道理。「你們的國家主義，只有這些人們才肯承受！」「愛祖國的，只有農人勞動者和兵士！」說我們滅殺了對外戰鬥力的醒獅派怎麼樣爲我們下一轉語？我們說『勞動者無祖國』，便是說勞動者在現在這種史丁納（*Stirnes*）所藉以發財而有事時又跑去入美國國籍的『祖國』中，是不應當去『愛』他的。勞動者是最能愛國的，但他只愛他自己的『祖國』——消滅了貴族資本家以後，史丁納也一樣的同他們在生產界作工（勞心的或勞力的）的時候的那種『祖國』。所以德國勞動者不應當愛現在握在工業資本家手中的祖國；美國勞動者不應當愛現在握在銀行資本家手中的祖國——因爲你愛了他並無益處，你在這裏愛國，資本家却在那裏私通外國（法國佔領魯爾時，史丁納實參加其協議。）；有利，他們發財；有害，他們跑了！所以勞動者只應當擁護那已經成爲勞動者『自己所有』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勞動者如能在各個地方，把他們自己的祖國擴大，使全地球而成爲一個蘇維埃國，強迫一切資本家和貴族都變成了勞心勞力的工人時，便沒有了『祖國』，而獲得了整個的人道、正義、自由，獲得了『世界』！在正義之前，公理之下，資本家和貴族是不應當不受大多數勞動者之強制的——殺了他們也應該，他們都是已經犯罪的囚犯。不過從唯物史觀上認識社會進展的『時代』，却也可

憐他們是被已往的生產關係——無機的社會經濟組織之非人類意識所能支配的定律推着走，所以也允許他們放棄了罪惡而同勞動者一樣的作工。我們是本於這樣明顯的事實，這樣的自然的客觀律，促進（鼓吹提倡之名，太恭維我們了，不敢承受。）階級鬥爭——大呼鄭伯奇先生所認識的『最簡單』的，和『辛亥革命時一樣』的工農兵聯合的口號！

十七 專政問題

醒獅派不相信『國家是統治者壓服被統治者——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工具』這句話。所以他們反對俄國的勞農專政。他們拾了帝國主義者的謠言，硬相信俄國燒燬托爾斯泰的書籍，禁止蕭伯訥的戲劇是事實。現在我們且不辯護這些事的沒有；更不必和醒獅派空化時間談理論。我們且說事實。第一我們要問：設若有一羣反對資本主義，主張共產的共產黨，在法國秘密結社，圖謀實行社會革命，到處發行他們底書籍，扮演他們底戲劇時，這時法國政府對之應該如何？是不是逮捕、禁止、監禁、死刑、燒燬書籍、放逐外籍共產黨員？史丁納在德國，有造船廠，有森林，有鋼鐵廠，有銀行，有報館，有各種的鑛，他能夠使法國佔領魯爾時，不能不先和他商量。他可以壟斷輿論，他可以收買國會中若干議席。他若運用他底金錢之力，便不難使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和他發生密切關係。[◎]他不難指揮他的報館說德國勞動者應該下死力替史丁納作工——因為那是發展實業，挽回利權。他可以暗示着大學教授們擁護階級存在的倫理學說（自然不是每個大學教授都如此卑鄙）。他更可以利用海陸軍和警察壓迫工人對於他的罷工。假使法國的鋼鐵業在世界市場上和

他的銷路相抵觸時，他的報館，他的大學教授，他的國會中的議員，便會一致的說『德國，德國，於茲獨絕！』；『我們要勇敢的赴前敵去發揮德國文明』；『我們要愛國』。千千萬萬的戰費，則征之於人民；萬萬千千的死屍橫在疆場上，則來自『有意識有系統有組織的國家主義的愛國教育』中——徵兵制度中。勝則史丁納獲得鋼鐵市場，或獲得足以輔助鋼鐵業發達的煤礦——一如法國戰勝德國後之所爲。（收回亞爾沙士、羅南，佔領魯爾。）敗則從新又來愛國，作工，加稅，還賠款，挽回利權，報仇——輿論，教育一切如是。於是社會的風俗、道德、倫理、政治、法律、乃至宗教（德國教士得罪了史丁納時一定募款就受障礙）、科學（日夜研究如何發明儉省人力而生產力大的機器——必如此才可專利受獎）、美術——可以說一切都要史丁納化。在這種史丁納國家中，勞動者主張權利是反叛；說『工人無祖國』這話的人是犯了道德上的罪，是煽惑人心；共產黨當然更應該『殺無赦』。

請問：這不是資本家欺騙羣衆，剝削工人的工具是什麼？現在的英、美、日、法、意、德……除了俄國，那一國不是如此？那一國不是在德謨克拉西面具之下，實行第三階級——資本主義的專政？這種專政便是道德上之正體，而俄國的勞農專政便是罪惡！俄國專政便是違反了自由平等的原則；而英美則否！我們請問醒獅派，請問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應不應該對於滿清皇黨專政呢？應不應該對於袁世凱的帝制黨專政呢？將來醒獅派得了政權，曾琦先生坐在北京總統府中時，也能允許我們共產黨肆行反對你們自己否——也還要保存你們所說的自由原則否？依你們的，是俄國現在應該讓一般資本家和帝制派去自由活動，好將俄國現在的政府推翻；讓康有爲升允金梁江亢虎自由活動，抬了溥儀來把中華民

國的共和招牌下了去麼？擁護資本主義，原也可以；但應該光明地說，我們的資本主義應該橫行一世，俄國推翻資本主義而且實行禁止資本主義之圖恢復——我們應當一致地去和他拚命。却不能應該假借正義自由之名，說專政是罪惡，是不道德，以欺騙羣衆！朋友！只拿醒獅不及嚮導受摧殘之甚和醒獅派人不及共產黨人在有生命的危險二事看，就已足夠證明國家是『階級的』了！私有財產制不廢除，資本生產制不改變——一切生產機關不公之於社會而為私人所佔有時，階級是自然要生出來，而且要分化發展得愈明顯的。階級一日存在，階級鬥爭便一日不會消滅；國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階級——得勝階級用為工具。有產階級專政，是用國家這個東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階級繼續存在。無產階級專政，是使生產社會化，廢除私有財產，將一切生產工具歸之於社會公有，使階級消滅。俄國勞農專政，不是反自由的，乃正是在走向自由之路的過程中——為正義之初步的累積工作。假使托爾斯泰蕭伯訥的著作中，含有破壞勞農專政，足以幫助資產階級張目之處，禁止焚燒，是應該的。唉！專政！辛亥革命如能繼以民主主義之專政，則今日之中國必不如是；將來醒獅派當國，如不專政，則北洋軍閥一定會利用『自由』，鼓動軍隊，先將曾琦李璜殺了再說（請讀者參看中國青年第八十六期『反抗五卅慘殺運動中所見的階級鬥爭』）！

十八 中國今日之勞資階級

醒獅說：中國還沒有勞資對立的階級；又說：『中國勞資階級，還沒有到你死我活的地

步。」我們還是和醒獅派說事實。事實太多，我們苦於不能遍舉，只好且舉一二，以見其概況。據農商部民國七年的統計，就已經有：

類別	數
染織	三〇二、六六六人
機械及器具	一六、三六一人
化學	一一九、七八九人
飲食物	一五一、六七七人
雜工廠	三五、〇八五人
特別工廠	一三、〇六三人
計	六三八、六四一人
鐵道員	約一五〇、〇〇〇人
碼頭工	七一、八一人
車輛勞動者	二二一、八一人
計	五三〇、八八五人
礦山工人	
運輸工人	
製造工廠工人	

市政工人		郵差 電燈 電話 電報	自來水 清潔夫	計
農業工人				一二、〇〇〇人
政府直轄工人				二一、六四〇人
外國工廠工人				三二四、三六二人
總計				一、七四九、三三九人

在上表所列的工人之中，已有工會組織者，據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調查計有：

鐵海鑛湖員工路

上 海

一六、三〇〇人（按五卅時上海總工會所屬已有二十萬人以外）

粵 港

五〇、〇〇〇人

其他各處

三〇、〇〇〇人

總 計

二七〇、六〇〇人

我想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之有貨銀勞動階級之存在吧？這些勞動者所過的生活，怎樣呢？

自然一部分鐵路工人和海員，是比較的稍好；而且看我舉一例，如：山東博山煤礦輕便鐵路工人生活，是：工人住處，上搭蘆蓆棚的土洞，每一間大長方形的棚洞，住三四十人。夜間三四十人同排在地窖中。每日工作從早五點到晚八點——十五小時。推煤出洞下山，每次車錢六十個銅元，每人要每天推兩次，才可得一百二十個銅元。一百二十個銅元之中，要送十五個給『工頭』。每日須買公司自賣的貴麪，五十餘個銅元；鹹菜四個銅元，烟捲六個銅元，每四五日要費一雙布鞋，所餘還有幾何？鐵路經過偏僻地方，沒有女人，夏天工人還可隨便不穿褲；冬天簡直要命。鐵路由山上傾斜而下，推車飛跑，偶一不慎，便連人帶車血肉橫飛，每禮拜必有三四次慘劇發生。死了還要公司考究原因，有時微倖可以得着二十元卹金；考究不出原因，就算你是白死！再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調查：上海共有童工總數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其中十二歲以上的男童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一；女童十萬另五千九百二十一。十二歲以下的男童四千四百七十五；女童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共在二百七十五個工廠中作工；內屬日本者三十二；英國二十四；美國十二

；意大利七；法國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時各一；英美合辦者二；其餘一百九十廠，均爲中國資本家所辦。很多不過六歲的童工，在大工廠中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而且是終日站立。分日夜兩班，直到星期日才停一班。工錢按日，至多不過小洋兩角。那些童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在四鄉招來。每月不過給其父母兩塊銀洋——包工者可以向工廠得到四元上腰。在棉廠中的童工，大多數工作時間是十三小時十五小時。許多工廠中，當夜工時，兒童們都因太疲乏而滾在棉堆裏睡着了——工頭看見，便加毒打。絲廠中以女童工及青年女工爲多——成語說『一個小孩當兩個成人』。小女孩站在地下，向沸水盆中撈絲頭——十指見骨。早六時至晚六時——間或還要作夜工。並須先十五分或二十分到廠。一氣要站五六點鐘。廠中溫度，常爲濕氣所包孕，久在炎濕蒸氣中，尤易疲倦；工資由二角至二角五分。尤苦者爲火柴工廠——九枚銅元一天。工廠內又無防火設備。作火柴盒的外工是母子同作工，每千個盒的內部，九個銅元；每千個盒的外部，七個銅元。一個婦人，兩個小孩，一天可成二千至三千個部分——精疲力竭。又據他們調查，上海的苦力人力車夫等的收入，算比中國任何地方較高的。平均計之，苦力每月得十五圓，人力車夫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費，最苦也須十六元，方能過活。上海小沙渡日本內外棉廠，作工十二小時，而最低工資且有少至每日二百文的。時常毒打工人，連大小便都要先領『廁牌』——三四千工人，只有兩塊廁牌。在這種生活中的工人，共計九公司二十二廠，三萬五千餘人。照以上所舉的事實，請問醒獅派，到底中國有沒有了勞資階級？這些勞動者倘若要向資本家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資，到底應不應該？——值不值得同情。

？資本家對於此等勞動者，動加高壓——像青島五月二十九日的屠殺，上海顧正紅的屠殺且不說，只說鄭州豫豐紗廠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資，廠主穆藕初竟不惜雇用三四百流氓，毆打罷工者，誣調解工潮的京漢路工人爲赤化，打死韓玉山、王長保兩人。——這是國家主義的同志惲震先生所親見的（聞惲先生現在該廠當工程師）。勞資鬥爭還沒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麼？絕大的流血慘劇——階級鬥爭，如京漢路二七慘殺，廣東商團事件中商團和工團軍農團軍苦戰的事實，已經寫在歷史上明明白白。中國青年八十六期中所舉的資產階級的自利性，反國家性，也已經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鼻尖上！醒獅派却還要說中國沒有勞資階級；說各階級可以合作；說階級鬥爭是滅殺對外之戰鬥力。當中山收回粵海關時，電請安格聯抗議，保護他們底內債基金的，不是上海的中國商人和銀行家麼？當去年江浙戰爭發生時，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便通電主張『租界未收回以前可不顧主權，而於法典約章之外，都可委曲就商。』——以託庇於洋人，而保護他們的財產！醒獅派昧良說謊，袒護資產階級，還要說，我們硬把五卅運動強扯成階級鬥爭，舉南洋烟草公司和招商寧紹等公司捐款之事，證明勞資合作。朋友！南洋公司捐款，是要勞動者替他做工具，延長對外罷工，好讓他戰勝英美烟公司呀！招商寧紹是要乘機在長江沿海搶錢呀！虞和德與紡織業無直接關係，所以他也就說海員罷工好而紗廠罷工不對（參看中國青年第八十四期）——無非是三北公司有幾隻船可以搶怡和太古之利；而又希望着多有棉紗包裝運罷了！事實在這裏，每個孺子都會知道他是哲學的真實。醒獅派故意裝做不見，硬不承認勞動者——被壓迫階級有自意識要求好的生活；硬說階級鬥爭是共產黨所鼓吹的。告訴朋友們！北京外交部久已

就行文各省，說：『俄黨女子，潛入內地，喬裝賣笑，宣傳共產共妻主義，事關風化治安，希即嚴行取締！』了！用不着醒獅派再來表現中國國民之無常識！資產階級的轎夫！依你們，天天向勞動者去唱那『不要動氣』的歌：『我們耕田，人家吃大米；我們織布，人家穿新衣。我們自己，為什麼受凍忍飢？咳！你若是不胡亂用錢，就沒有這個道理——勸你不要動氣！』使得每個被壓迫者，都成為很馴伏的甘被剝削者；像娼妓仰臥在大路上，擺着陰戶，讓人隨意輪姦那樣——是不是？

我要請你們答覆我，你們到底反不反對資本主義？

十九 世界的平民不能聯合麼？

李璜在第四十六期醒獅上說：『共產黨只見着歐洲各強國在國內資本家與平民的利害衝突；而便未見着在國外他們的資本家與平民一致了！』李先生舉的事實是歐洲各國的工人生活都極好，他們都知道他們底生活之好，是由於資本家政治家在殖民地和中國侵掠得來的——所以他們很贊成資本家侵略殖民地和中國；很贊成法國資產階級政府佔領德國的魯爾。

並且說歐洲工人，一知道資本家在中國賺了多錢時，他們便以罷工要求加薪。所以不但歐洲工人是侵略我們的同謀者，並且他們底罷工就是直接刺殺我們的利刃。李先生在這樣的自己謊言之下，遂斷定我們不能希望聯合世界平民，『老等世界的平民革命』！我們沒有見着歐洲各國資本家和平民在國外的一致合作！醒獅派的同志是見着了的！醒獅第五十期上，就載有一封由巴黎寄回來的信——報告他們所見着的，歐洲資本家和平民一致對外

的事實；他說：『此時英國已陷於孤立的地位（指其因上海五卅案），而其內部政潮復烈，工黨極端反對與中國開戰；欲借此問題爲倒閣之資。最近英政府由澳洲調兩艦赴中國，該兩艦不獨不應命，反自動的開回倫敦。』做這個報告的，是『旅法各界救國聯合會』，係密說：六月二十一日要求陳鑑簽字抗議五卅案的學生都是共產黨，以致許多旅法愛國者被逐的一——何魯之（青年黨書記）先生所指揮而組織的。這報告當然可以靠得住。李璜先生！世界的平民聯合不可能麼？廣州現有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內含有印度、安南、朝鮮的革命團體和我們的農民協會、青年軍人聯合會。五卅運動中，有印度共產黨、朝鮮革命者所組織的五百餘團體聯合會，安南革命黨，土耳其青年國民黨，蒙古國民黨，波斯和埃及底國民——都曾特派代表，在中國共產黨本部所在地參加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路透社曾電傳印度代表在香港活動的結果，使香港印人大憤，英帝國恐慌，一夜中遣散三百餘印人——並槍斃數人（當時上海各報載香港電云槍斃三百人）。柏林無黨派五百萬智識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通電慰問，說：『黃白種的資本家壓迫你們的民族，同時也壓迫我們的階級；你們之敵，即我們之敵（六月六日）。』倫敦國際職工聯合會電祝我們戰勝一切反動的勢力（六月六日）。第三國際通令四十二國共產黨及工團，一致動員高唱『從中國放開手』，『勿干涉中國』；並於必要時以罷工援助中國。全俄職工會首先匯十萬元接濟上海罷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國際平民大會，檄告全世界平民援助東方民族獨立運動（六月二十二日）。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電商第二國際及黃色職工國際以實力援助中國

(六月十七日)。莫斯科華僑大會，三十九國共產黨代表蒞會，議決阻止列強軍火運入中國(六月十五日)。蘇聯無產階級學生會，電稱『願與中國學生、國民、工人攜手並進』(六月十六日)。曾服務於巴爾幹半島之俄兵，宣言反抗帝國主義，援助中國(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七日莫斯科電，全俄各地均因中國事件，有示威及募捐之事，全俄農民亦一致奮起。蘇聯職工會於六月四日電中國工人請其堅持到底。莫斯科紡織工人，特為五卅案開『反抗壓迫中國大會』。海參崴工人定出數小時作為援助中國工人而作之工(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二日莫斯科舉行五十萬人之大示威遊行，援助中國。法國勞動總同盟捐欵二萬五千金盧布(六月十五日)。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與大坂各勞動團體聯合會合派代表，調查日本資本家虐待中國工人之真相(六月六日)。日本勞動總同盟，歡迎上海罷市(六月八日)。東京市內三十六勞動團體，領袖人四百餘名，為五卅事件開會，被警察干涉，逮捕多人(六月九日)。英船行至神戶，華籍海員罷工；雇用日本海員，日本海員拒絕，反醞歁歡送華籍海員歸國。英國獨立勞工黨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完全承認中國人管理中國(六月十日)。英國職工聯合會電北京中國勞工委員會，相信五卅運動，足以促進東西工團主義，成為有力之團結。六月十八日英國勞工黨分電各支部，反抗英政府壓迫上海羣衆。英國礦工首領電首相，反對利用英國艦隊幫助廠主壓迫華工。柏林國際工人後援會召集勿『干涉中國會』，到代表八百餘人。捷克斯拉夫國際工人救濟會為五卅事件開會，到者二萬人；丹麥、哪威、荷蘭、均有此等大會。六百萬工人所組織之英國勞動同盟大會，聲稱歡迎中國工人所起之叛亂。英國共產黨提出『勿侵掠中國』的口號，迫英政府

容納下列條件：（一）賠償被英兵擊斃或受傷中國人家屬之損失，取銷司法調查滬案之辦法；（二）取銷外人在華領事裁判權及不平等條約問題，應召集一特別國際會議，俄國亦須加入討論；（三）中國關稅問題，列強無須干預；（四）中國境內之英國海陸軍隊及戰艦須立即撤退，各國政府並須擔保不破壞中國之主權。英國少數派工人，正在煤礦罷工中，尙匯一百三十金鎊給上海總工會。以上這些事實，都明明白白在最反動的研究系報紙中和帝國主義通訊機關路透社東方社電稿中寫着。說現在還未到時，世界被壓迫者之聯合尙無大力，尚不足以一舉而殲滅資本主義，是可以的。說世界平民聯合簡直不可能，無望；說歐洲資本家和平民（勞動者）對外是一致；則明明是醒獅在那裏出力替資本主義蒙蔽羣衆！

二十 半截的國家主義

李璜說：「有些人說，現在一些人在中國提倡國家主義去圖自強自衛，難免將來不流為帝國主義去侵略別人。」這本是對於醒獅派的一個絕大疑問。李璜答覆，是背誦了一段「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說我們祖先就是和平的，以證明他們不會流為帝國主義。並沒有說出一點可以制止他『不流』為帝國主義的切實方法。

張介石說：『西洋的罷市罷工，都是積極的罷市罷工。換言之，罷市以外，還有其他準備；罷工以外，還有其他動作。至於中國式的罷市罷工，則僅限於罷市罷工而止。試問如此簡單而和平，怎能使租界上有凶器的洋人向你屈服呢？』一點也不錯！然而張先生却沒有對於應該怎麼樣去準備『其他』的話，說出一字。

曾琦叫我們勿希望軍閥救國，勿希望外人仗義，真是千真萬確。然而曾先生指給我們應走的路，却只是『要之，時至今日，我已處於背水之陣，非有項羽破釜沈舟之志，難收韓信出奇制勝之功！吾人鑒於軍閥之不足恃，友邦之不可靠，亦惟有努力於民衆之組織，以期成一大勢力，實行『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切無聊之希望，願國人共絕之也！』除了『排句』和『典故』之外，只有『組織民衆』一句空話。對於如何『期成一大勢力』，却一字未說。我們鑽到各處去組織民衆，醒獅派又說我們是蘇俄走狗，赤化中國。醒獅派却又儘管『雲騰霧駕，終究是滴雨不落。』

陳啓天叫我們預備國民實力——也是一樣的『且聽下回分解』，沒有結論。

靈光君說：『什麼是國家的抵抗？卽以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對外防守的目的物，以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其目的在將此國家弄到文明地位，而後更進一步，再將此文明為全世界人類謀其幸福。』却對於如何才能『弄到』的切實方法一字未說，只是在結論上說：『翻開大學第一頁，我們的精神，更已明明白白地寫在那裏，我們現在實行國家的抵抗，不外實行着治國平天下的第一步啊！』啊！

二十一 『醒獅』小心赤化！

依醒獅的理論，凡是由嚮導週報或中國青年喊出來的口號，凡是與蘇俄有關係的口號，便都是『共產主義的』。所以他要浩歎：『嗚呼！吾中華民國全國學生總會，竟以蘇俄共產黨之口號為口號！』而要『為我全國青年學生扼腕太息』了！其實，醒獅出世太遲

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在醒獅出世之前兩個多月，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久已就發表了宣言，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接受了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依醒獅和右派的造謠，學生會是共產黨把持了！難道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底腦筋也是受了共產黨人的操縱麼？並且，就是醒獅自己也受了共產黨人的嗾使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主權，取銷領事裁判權，反對基督教教育，聯合被壓迫階級及弱小民族，那一個口號不是在這兩年中，由嚮導週報站在民衆前面，作『嚮導』喊出來的？醒獅第三十五期，不也隨聲附和主張『援助弱小民族』，『勾結敵國在野黨』，『收回海關主權』，『嚴禁學校傳教』麼？在巴黎的青年黨（旅法各界救國聯合會），不是也一樣的對於五卅案提了十二條：收回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麼？小心哪！赤化要緊！

醒獅根本上發生於『投機』心理，沒有中心的信仰——什麼時髦，便也趕着什麼後面打號子。國際婦女日（三月八日），是一個純粹紅色的共產主義運動；他那以反對共產為職志的醒獅（第二十五期），却也把舊酒灌入新瓶——扯些什麼花木蘭、韓世忠夫人、沈雲英、秦良玉的腐敗不堪的英雄思想附會其上，以裝點他是『近代』青年的讀物。他又再三佩服土耳其國民黨——却不知土耳其國民黨是和蒙古國民黨一樣的，是受有蘇俄的實力幫助的。他歌頌廣州的學生軍，却又不怕研究系所指為紅黨的蔣介石沾染了他！我們不是說這些不許他稱道——他肯幫着宣傳，正是好現象；我們只覺得在在看見他底投機性罷了！

二十一 民族主義問題

醒獅說共產黨既加入以民族主義而革命的國民黨；而又承認蒙古獨立，『使我之領土分裂』；是矛盾。他底理由，是蒙古乃五族之一，所以應該受中國管轄。但我們不知道曾琦先生還歡不歡迎五族之一的滿洲人溥儀做中國皇帝？如其不歡迎，而且要為文問段祺瑞『何以不殺溥儀』；則曾先生所服膺的孔子已有遺教在曾先生肚子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非侵略的自衛的國家主義，似乎也應該讓蒙古人自己去講一下。國家主義不流為帝國主義麼？對於蒙古問題，業已開始在『流』了！告訴朋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在黨綱上是：『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華民族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又在宣言中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境內各民族之自決權。』原來民族主義有二種，一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主張自求解放，同時却不主張解放隸屬於自己的民族，這是矛盾的民族主義；醒獅派奉之。一是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主張一切民族皆有自決權，主張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壓制；同時也主張解放隸屬於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壓制他，這是平等的民族主義。蒙古人願意脫離中國與否，我們應該尊重蒙古人自己底自決權。我們並沒有去鼓動他們，我們只反對一班人否認蒙古的自決權而已！

二十二 國民黨與階級鬥爭

醒獅又不懂共產黨既加入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而又主張階級鬥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解釋民生主義，說：『蓋國民黨現正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

人爲自身而奮鬥也！」左舜生先生在第三十二期醒獅上，引我在重慶所作文駁惲代英君，不知那文乃是站在一個謹守國民黨黨綱的地位上立言。

我們很奇怪醒獅派反對階級鬥爭的動機。曾琦先生說：『革命之對象，爲軍閥官僚，則被搗亂者乃軍閥官僚而非人民也。革命之動機爲反抗不良之政府，則陷於恐怖者，乃少數之當局而非多數之良民也。即令革命時期，人民不免稍受驚恐，然此乃一勞永逸必不可免之舉也。今且假定革命手段爲危險而不宜取，則試問不革命果能保守秩序之安寧乎？不革命果能免恐怖現象之發生乎？』在曾先生這一段話中，將『革命』換成『階級鬥爭』，將『軍閥官僚』換成『資本家』或『壓迫者』；用以轉詢醒獅派，不知醒獅派又將何以下一轉語？且，醒獅派旣言國內尙沒有階級，則又何畏他人之主張階級鬥爭？旣言尙無資本家，則又何勞醒獅派爲資本家階級着急？

二十一 新儒林外史

醒獅說：『本報讀者萬餘人』，『醒獅以大無畏之精神，宣傳和平的自衛的國家主義，舉該黨（共產黨）一切似是而非之邪說，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論上直無立足之餘地。未及一年，而國內信仰國家主義之分子，日益加多；愛國團體之成立，如雨後春筍。』又說：『因爲醒獅受國人歡迎，妬嫉心的無明之火，燒得共產黨忍不住了！』又說：『邇來「吃洋教派」，「擁軍閥派」，「親俄派」，「親美派」，聞醒獅之聲，而內不自安，時復發爲反攻之論。』我們記得江亢虎在南遊迴想記上，也曾說：『此間大資本家，首推閩人

黃仲涵君……聞名請見，吾資本主義首領願與社會主義首領接洽也！」肉麻！

二十五 上海的尼姑庵

我們常常看見上海尼姑庵，因為要使那些迷信菩薩的太太們便於來進香，就在庵中裝起雪亮的電燈，風涼的電扇，靈便的電話，並且還預備有自備的包車，預備有停汽車的場所。

馬克思說：『不是人類底意識規定物質生活；乃是物質生活的條件，規定人類意識。』李璜先生不服，却要說：『英人以其機器進據印度已及百年，而機器之力乃不能動印度人改良之念，即名加斯特（宗教）的信仰有以阻礙之。』而歸其『機械不改良、工業不進步』之原因於唯心的精神生活。真正善為帝國主義者辯護。印度人若能承英人底恩典，把一切機械應用的機會都肯給與了他們，則大英資本主義還有什麼可以剝削回去？

二十六 首陽山上的李璜

李璜誇張東方的精神生活，說他在巴黎時有一位教授，指着中國文化史問他：『我在你們中國古史上常常看見這個「讓」字，並且主張以讓為國本。我很不解這個道理。或是讓與攘通，不然便是挑手往往錯成言字旁了。請你替我查查看，如果古訓有讓之為言攘也；那麼我的疑團便大解釋了！』這一段用小說文筆描寫出來的『內台喝采』，自然足以投合素好誇大的中國人性。話但我們對於此說，却覺得只有兩途可信——不是李先生故意說謊，便是那位教授特作『挖苦』。好一個東方特有的讓德！或者醒獅派相信孤竹二子讓國

是實事吧？然而醒獅派人爲什麼又不肯將蒙古「讓」與蒙人？

二十七 曾愚公先生文集

編醒獅週報迄感賦一絕

『浮海歸來念愈痴，士夫依舊歎無爲，拚將熱血臨風灑，喚醒人間老睡獅！』（予於民國七年夏因中日軍事協定問題由日本輾學歸國，執筆上海救國日報……）——醒獅第一期。

海寇吟

『……竊我寶藏據我地！賄我毒藥腐我神。……』——醒獅第六期。

勗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

『……當民國七年夏，予因反對「中日軍事協約」，偕「留日學生救國團」同志二千餘人由日本罷課歸國時，即極力主張全國學生應有組織。曾在天津發起「學生愛國會」……』——醒獅第二十六期。

扶病編醒獅週報訖口占一絕

『書生報國無他道，手把毛錐作寶刀，心血未完終欲嘔，病中握筆敢辭勞！』——

同上。

記船上一英婦

『……有一英婦，貌醜而肥，年五十許，隱椅而臥，跣其兩足，臭氣逼人，衆皆惡

之，恬不爲恥……會食之時，狀尤可怪……則效非洲野人之行，以手拾菜，入於口大嚼焉……予曰：此真英人之代表也！彼英人者，世界自私之民族也……據他人之椅而無所於歎，食他人之食而無所於慚，非英人傳統之經濟侵略政策耶？……聞者皆笑應曰：然！遂書之以爲記。」（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三日作於印度洋舟次，時方風浪大作，據椅書此，愚公自識。）——醒獅第三十五期。

感事書懷偶成數絕

「普恩加賈是吾師，克烈門梭更不疑，他日政權如在手，要當橫海制倭夷。」

「六却英夷百戰功，鬢齡讀史慕文忠，當年一炬焚鴉片，民族精神萬古雄。」

「華胄千年文化古，楚歌四面國基危，從今教養兼生聚，霸越亡吳事可期。」——同上。

國防與外交序言

「……去秋，歸自法京……爰與友人創辦醒獅週報，揭國家主義之旗幟，日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義，強聒於國人之前，蓋猶是八年前參加「國防會」，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執筆「救國日報」，著「國體與青年」時之素志也……」——醒獅第四十三期。

續者按：愚公之詩，殆可以使「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矣！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中國青年社叢書第六種

顯微鏡下之醒獅派

定價大洋一角二分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印刷者 上海印刷公司

發行者 中國青年社

代售處 各省各書店

民
衆
教
育

